



美文典藏



贾平凹： 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

我觉得是激情，因为缺乏激情，读者在作品中
不能接受时代和生活的气息。

南 帆： 从雕琢的形式之中解放出来，

从平庸的趣味之中摆脱出来，返璞归真，
特立独行——这是大散文的艺术使命。

贾平凹 南帆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美
文

典藏

主
编

贾平凹 南帆

知
性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性/贾平凹,南帆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10

(纸生态书系·美文典藏)

ISBN 7-80640-772-3

I. 智… II. ①贾…②南…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280 号

◆

智 性

主编:贾平凹 南 帆

责任编辑:郑咏枫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邮编:350001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0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72-3/I·499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贾平凹，著名作家，现居西安。大散文月刊《美文》主编。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著有《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另有为数可观的小说，如《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南帆，著名学者，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南帆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著有《怎样写文学批评》《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纬度》《沉入词语——南帆书话》《双重视域》《问题的挑战》等。

出版者的话

关于“纸生态”

“纸生态”首先是一种阅读观，它是针对写作这一行为提出的。买一本书，与买一个杯子不同，我们不会等待一只杯子告诉我们什么。在阅读时，“自己”被出借给“他人”；在阅读时，书变成了一系列的词语、形象和观念；在阅读时，“我”被另一个人入侵了，思考“他”让“我”思考的道理，感受“他”让“我”感受的事情。“纸生态”倡导一种清醒的阅读，即希望所有的“出借”与“入侵”带给读者的都是清醒。因为智慧的找寻从来不在书中，而在我们自身。

其次，“纸生态”是一种写作观，它是针对出版这一现象提出的。古人崇尚口授，所以苏格拉底、基督、释迦牟尼、孔子都未留下文字，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活在弟子的头脑中。书的出现，第一次改变了写作的含义。写作不再只是一种记录的技巧，它成为一种复杂而独立的行为，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意志。今天，大量的商业出版再一次改变了写作，使这一行为变得可疑、含混。除了倾诉、使命等这些古老的含义外，写作更多的是指娱乐、游戏或兜售。“纸生态”推崇一种节制的写作，即在每一次写作时，写作者都应重新考察自己的欲望、需要和动机。因为出版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每一个写作者，和他们的每一次写作。

最后，“纸生态”是一种出版观，它是针对阅读这一目的提出的。当初，东方的造纸术用了700多年才传到西方。而今天，互联网却在一夜之间，像风暴般从西方横扫东方。互联网



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行为，也在改变由纸衍生的文明，更在改变由纸建立起的现代出版业。“纸生态”呼唤一种谨慎的出版，即用出版这一行为努力维护阅读的生态环境。因为这是“纸生态”在电子时代得以生存的惟一途径。

“纸生态”是这套书系的名称，也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关于“美文典藏”

贾平凹先生亲自树起的《美文》大旗，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本系列由贾平凹先生加盟主编，我们希望借“美文”之美名而传扬。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能真正做到所选的文章：“有激情，有浑然、鲜活、清正之气”；“能从雕琢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能从平庸的趣味之中摆脱出来，返璞归真，特立独行。”而且，只要是“美文”，就不在乎作者姓名是否为大家所熟悉，其年龄是大的，还是小的。总之，让读者能再三抚摸、把玩、珍藏。

为更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准备把这一系列构建成一泓“流动的碧水”。在每册之后，我们附设了编读互动的项目，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向我们推荐他或她心中的“美文”，我们将适时加以补充，使“美文典藏”永葆青春魅力。

关于“大散文”的对话

(代前言)

贾平凹 南 帆

一、什么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散文

贾平凹：“大散文”这个概念是我们《美文》杂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杂志上明目张胆地写着大散文月刊。这三个字一提出，当然引起了争论，有人就说：什么是大散文？哪一篇散文算是大散文？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他的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我们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十多年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化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而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没有发表过散文诗和议论缺斤短两一类的杂文。

南 帆：《美文》的“大散文”概念提得很好。什么叫做大散文？我觉得没有定义，只可意会。大象无形，大散文并不是一个定义可以限制住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仿佛觉得，文学可以像一部机器似地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零件。抒情，描写，

①

智性·前言



议论，视角，人称，边塞诗，田园诗，流浪汉小说，侦探小说，杂文，小品文，散文，如此等等。这的确符合工业社会的操作原则。机器就是零件的总和。可是必须承认，有些散文是分析不尽的。它们意味深长。所以，古人评判散文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开放性的概念：韵味，趣，风骨，气，等等。这就是大散文了。大散文不是篇幅问题，而是体现了一种不俗的气度：不拘不泥，天马行空，神采奕奕。大散文有一种自由精神，它不会被某一种文体的规定或者某一种技术手段——譬如抒情，夹叙夹议，形散神不散之类——锁住。苏东坡用水比喻自己的散文。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的确是我心目中大散文的境界。

贾平凹：我们不是不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担心的是当前散文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如果仍在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可能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而柔糜的地步。

南 帆：的确如此。我常常察觉到一个矛盾：散文最容易写，同时又最难写好。执笔为文就是散文——可以没有情节，也可以没有押韵。然而，散文又没有任何可以藏拙的花招，作者的胸襟、眼光、智慧一览无余。如果的确没什么见解，最好回避散文——毋庸讳言，目前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大散文要有大境界，大胸襟。这当然“功夫在诗外”。许多散文貌似精致，其实不过是一种造作的姿态；另一些散文似乎什么都能聊得开，可是，纸面上洋溢的仅仅是一种平庸俗气的趣味。如果把这些散文形容为杯水微澜的小玩艺儿，那么，大散文倡导的是大的情怀。大散文犹如原野上自由自在的风。

贾平凹：散文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相对保守的传统的领域，它发动的革命在整个文学界是最弱也是最晚的。中国的文学艺术，

接受外来思潮而引发变革最早的应是美术界，然后是音乐，是诗歌是小说，然后才轮到散文。散文几乎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了起色。随着整个文坛的水平的提升，散文界必然有一批人起来要革命，具体表现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争论。比如：散文是不是小说的附庸；散文是一切文学形式里最基本的东西，还是独立的；是专门的散文家能写好散文还是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专家将散文写得更好；它应该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它是大而化之的还是需要清理门户，纯粹为所谓的艺术抒情型；是将它更加书斋化还是还原到生活中去，等等。正是这些争论，散文开始了自身的解放。

但是，我仍在固执的认为，散文虽目前很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革命的实质并不大，作家、读者旧有的对散文的认识并未得到彻底改变，许多旧观念的东西在新形势下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如政治概念性的散文太少了，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却多了，假大空的作品少了，写现实的却没有现实主义的精神，纯艺术抒情性的作品又泛滥成一堆小感觉，所谓的诗意变成了一种做作。我觉得，散文界必须要有现代意识，它应该向诗歌界、小说界学习。

二、关于大散文的文体

南 帆：大散文的文体是不拘一格的。我愿意坚持认为，散文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文体规则。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反而可以吸收多种文体的优点。多种文体的交汇也可以促成多种眼光的交汇。许多时候还可以说，文体的解放将会带来主题的解放。由于特殊的文体结构，一些不同于传统散文的主题进入了作者的关注范围。

贾平凹：在阅读三四十年代一些散文大家的作品，和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的散文，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即那些大散文家



在写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散文都呈现出一种杂文化的现象。当然，我指的杂文并不是现在我们所流行的那种杂文，现在的杂文多是从古书里寻一些典故，或从现实生活中寻一些材料，然后说出自己的某种观点，我指的是那种似乎没有开头结尾没有起承转合没有了风景没有了表面诗意没有了一切做文章的技巧的那一种写法，他们似乎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这种散文看似胡乱说来，但骨子里尽有道数。我觉得这才算好散文。

南 帆：我同意这种看法。诗、小说、戏剧的疆域之外，散文拥有无限宽阔的天地。我想，任何一种散文文体都容得下大境界。碑文、奏折、小品、书信、日记，洋洋万言也罢，匕首式的短章也罢，杰作都可能产生或者已经产生。重要的是作者的心胸。而且，散文恰恰因为文体的无拘无束从而为作者的自由表达创造了条件。

贾平凹：的确如此。智慧是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就能透彻人生，贯通世事。而将这些觉悟大量地写到作品中去，作品的质感就有了，必然就深刻，一旦得意就可以忘形，不管它什么技巧不技巧了。这就像小和尚才每日敲木鱼做功课，大和尚则是修出来的。也就是巴金说的，最大的技巧就是没技巧。也就是为什么“老僧说家常话”。

南 帆：我还想表明的是，散文本身就负有解放文体的使命。某一种文体规范开始僵硬的时候，散文往往会成为一种瓦解的力量。在我看来，这时的散文就是以无拘无束的气象提醒人们：文无定法。文体的破除和再造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是散文最富于解放和创造的一面。

三、关于大散文的语言

南 帆：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散文语言。我喜爱的散文语言风格首先必须自然。雕琢的精致令人想到的是环佩叮当的古代仕女，她们只能迈着碎步在宫廷里面徘徊。韩愈说，气盛言宜。心中有大气者，语言必定不俗。这不是靠涂涂抹抹地伪装出来的。

贾平凹：确实如此。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是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有多少情要发？我以前读“古文观止”，对上边的抒情散文如痴如醉，然后我专门将其中的一些作者的文集寻来阅读，结果我发现那些作者一生并没有写过多少抒情散文，也就是那三五篇，而他几十万的文集中大量的是诗词、论文、序跋、或者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纯写抒情散文的，也不是纯写我们现在认为的那种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些并不专门以写散文为职业的人写出的散文特别好，我读到杨振宁的散文，他写得好。季羡林先生散文写得好。就说余秋雨先生，他也不是写散文为职业的。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天才的作家都是这样，有灵性才情的作家都是这样。如果用心去读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他们的散文，你就能发现到处都是。



南 帆：当然，自然的风格并不等于乏味。大量的散文语言平庸，啰嗦拖沓，甚至许多散文选集之中仍有一大堆语言呆滞的作品。我在阅读这些散文时常常伴有一个不敬的冲动——真想将它们删去一半。另一些散文也企图让语言跳起舞来。可是，作者所能做到的仅仅是，采撷某些时令词汇作些花边式的点缀。伪华丽，伪深刻，或者伪俏皮，这都表明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缺乏独到的感受。所以，我所说的“自然”风格必须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智慧，幽默，机智，坦荡，愤慨，尖刻，如此等等。散文的语言也就是作者与世界的对话。有时，一个精彩的比拟就会让人看到作者进入世界时非凡的联想能力。这本集子选入一些诗人的散文。他们的语言具有一种特殊的锐利，奇警的句子犹如利刃剖开了世界的表面。另一些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含量。这并不是像学位论文那样依靠思辩完成的。这些散文之中的思想与生活细节交织在一起。语言风格是胸襟的自然流露，不是寻找一些别人的辞句硬贴上去的。

文体、语言、胸襟——这就是风格的基本内涵了。大散文的风格肯定是千姿百态。如果这些风格之中具有那些共同的因素，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活跃的创造力和真正的洞察——这两种能力都左右着文体、语言和作者的胸襟。

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大散文的影响

贾平凹：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现在我们普遍将民族最强盛期的那种精神丢失了。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北方和南方的文学，北方厚重，产生过《史记》，但北方人的东西又常常呆板，升腾不起来。南方的文学充满灵性，南方却也产生了《红楼梦》，

又在明清期。关键在能不能做大。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特别喜欢废名的作品，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书，后来偶尔读到了沈从文，我又不满了废名而喜欢上了沈从文，虽然沈从文是学习废名的，但我觉得废名作品气是内敛的，沈从文作品的气是向外喷发的。我是不满意当今的书法界，觉得缺乏一种雄浑强悍之气，而大量的散淡慵懒，休闲之气充满书坛。我也想，这是不是时代所致？当一个时代强盛，充满了霸气，它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如我们现在看汉代的石雕陶罐，是那么质朴、浑厚、大气，那都是当时的一般的作品，他们在那个时代随便雕个石头，捏个瓦罐都带着他们的气质，而清朝就只有产生那些鼻烟壶呀，蝓蝓罐，景泰蓝呀什么的。所谓的时代精神，不是当时能看得出来的，过后才能评价。人吃饱了饭所透出来的神气和饿着肚子所透出来的神气那是不一样的。

南 帆：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所以，一些论辩性的文章、一些讨论思想观点的文章甚至一些公文同时是散文杰作。《庄子》就是一个范例。文学散文概念的正式形成带来了“文的自觉”，同时，这也会产生一种画地为牢的限制。散文逐渐出现了一种模式。文体、长短、句式、叙述方式以及开篇和结尾仿佛都有了不成文的规范。于是，许多素材被挡在散文之外。大散文似乎又要回到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时代。当然，这不是复古。现今的历史现象重重叠叠，脉络复杂，单纯的抒情已经不够用了。大散文异军突起，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历史原因。

中国古代散文真是有许多回肠荡气的名篇，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这里，我想提到两个现代文学理论很少涉及的范畴：“气”和“趣”。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何谓“气”？中国古代理论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的确可以在许多散文之中察觉到不同



的气势。浩然之气，悲郁之气，气韵悠长，如此等等。这些气势甚至进入每一个音节，影响作者的遣词造句。“气”这个概念汇聚了语言、文体和胸襟。大散文须有大气。“趣”既非思想，也不是抒情。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些笔记、小品之中，时常有一种介于思想与抒情二者之间的情趣。比思想活泼，比情感冷隽，若俗若雅，闪闪烁烁于言辞之间，耐人寻味。我发现，一些当代中国散文家深谙其妙，可以从他们的行文之间察觉到这种“趣”。

贾平凹：还可以对照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理解自己的传统。西方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科技、医学、饮食等多方面的思维和方法，故其对于人性中的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批判，由此产生许多杰作。所以，现在提出向西方学习，是为了扩大我们的思路，使我们作品的格局不至于越来越小。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不好，或者我们的哲学不好，关键是对于我们的哲学有多少人又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呢？这个时代是琐碎的时代，而我们古老的哲学最讲究的是整体，是浑然，是混沌，但我们现在把什么都越分越细呀！中国有个故事，是说混沌的，说混沌是没有五官的，有人要它为它凿七窍，七窍是凿成了，混沌也就死了。所以说，与其我们的散文越写越单薄，越类型化，不妨研究借鉴西方的一些东西。

南 帆：许多作者相当熟悉西方大师或者非西方大师——例如博尔赫斯——的著作。这一切都表现在他们的散文之中了。这些散文有一种明显的书卷气。当然，如果用力过度，渊博就会变成一种卖弄。另外，一些西方思想家的散文也开始影响年轻一代的散文作者。培根、蒙田、罗兰·巴特的名字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注意。他们以思想者的形象给人以启示——生活之

中有多少值得思考的素材呵。散文无处不到。如果说培根和蒙田体现了一种睿智，那么，罗兰·巴特更多的是奇思妙想——这的确是中国的散文作者相当缺乏的一种品质。罗兰·巴特的卓越之处在于，深刻的理论与日常景象天衣无缝地交汇在他的笔下，他的文体举重若轻地衔接了这两者。我相信，中国当代散文思想含量的增加与这些大师的作品有关。

五、大散文的艺术理想

贾平凹：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我觉得是激情。因为缺乏激情，读者在作品中不能感受时代和生活的气息。要保持生命的活力，以激情来写作，使作品的真气淋漓，得对生活充满热情，得首先过平常人的日子，得不断提醒自己的是那一句老话：深入生活。这样，我们的感觉才能敏锐，作品才能有浑然之气、鲜活之气、清正之气。

南 帆：这“三气”正是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从雕琢的形式之中解放出来，从平庸的趣味之中摆脱出来，返璞归真，特立独行，这是大散文的艺术使命。

六、新一代大散文作者及其作品特色

贾平凹：目前的散文局面应当得益于老、新文人们，小说家们，以及文化界科学界及其他各界一些有识之士。散文是必须由有识之士来写的。国内散文研究界，对海外华文写作关注面不够广泛，海外华文写作是单一的，反映的面也不够广泛，但单科成绩极其优秀。

南 帆：一些散文作者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散文选本之中。可是，我读他们的作品时常感到平淡甚至平庸。我们是不是过多地根据作者的名字挑选作品了？我不是暗示这些选本是某些



小圈子的产物——挑选好散文往往会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难题。发表散文的报刊很分散，很难一网打尽。我相信许多专门的散文研究者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选本肯定也难免有遗珠之感。我的希望仅仅是，入选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好作品。

贾平凹：对，我们想尽量避开市面的选本或作家单行本已收篇目。尽可能使书目有陌生感，否则新出的书也有旧衣服翻新之嫌。不想面面俱到，没考虑老、中、青一类的年龄构成，有特色或个性的即纳入。

南 帆：非常幸运，我读到了一批年轻人的散文。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以至于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作者。这些散文语言纯净，感觉敏锐，行文老练、节制同时又富有生气。这些散文之中不再有夸张的滥情，也不会煞有介事地表述一些众所周知的想法。人们有理由更多地认识这些作者。我相信，他们的作品肯定有助于进一步充实大散文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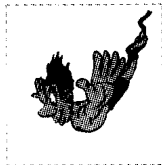
贾平凹：但愿如此。这其实也是我们选编这套书的初衷。

目 录

- 1 狗这一辈子/刘亮程
4 心口上那颗朱砂痣/董 桥
6 禁果/张 错
10 皇帝/张锐锋
20 别院看花事外心/潘向黎
25 人在江湖/韩少功
34 时间的究竟/陈之藩
38 寂寞/黄碧端
40 生存压力/曹明华
48 失语与聒噪/欧定敬
50 缘话/周汝昌
54 寒山写诗的理由/王小妮

——读《寒山诗校注》

- 63 神秘的机器/南 帆
72 节气与哮喘或农历中的梨/车前子
77 俗从何来/范 曾
80 丹青引/吴冠中
85 在中国科协二〇〇〇年学术年会上
的报告/杨振宁
91 悬壶外谈/费振钟
96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谢有顺
117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舒 婷
119 我看我佛/陈 村



①

智
性
·
目
录